



特別
20
2956
36



門 20
號 2956
卷 36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二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萃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編輯

李 恂恂如叅闕

桂文襄公奏疏

桂 萼

疏

進輿地圖疏

輿地圖

臣惟隆古帝王。求講政務。親與其臣。面相可否。猶懼其未也。乃陳地圖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數。民

情土俗之宜。如指諸掌而後行之。是故一時允賴。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偽實備嘗之。地之險易實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間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胸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改也。自時厥後。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孝宗皇帝嘗銳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

當是大臣雖多。正人而才。不足以振起弊政。故

事業所見止此

可止者。則所當修復。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

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愧無裨補。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密加訪問。於地方之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卽天下土地。分爲十有七圖。各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伏惟。皇上清閒之燕。復披此圖。必如我祖宗之親歷地方者。然則延訪之際。皆有實據。人豈能欺之哉。

序

大明輿地圖序

右今日輿圖全盛如此，臣聞古二帝三王，統一區宇，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凡以功德並隆，而仁澤廣被之，效也。後有作者，靡不威加海內，功成混一，然而尊親之意微矣。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思與天下更始，非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心，是以中外華夷，莫不嚮風。及今百六十餘年，而有司失此意矣。土著之民，困于徵求，邊疆之士，苦於戰鬪，故國或異政，家或殊俗。於是有一統之名，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治。孟軻氏

所謂盍反其本者，其不在今日乎？臣謹法周禮職方氏，取兩京十三省四夷，約而爲圖者十六，稍加叙次，義兼詳略，而冠以是圖，要以見別五服等華夷，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戢農兵，謹封守，興地利，飭人材，糾違逆，弼教化，協風土，時勢之宜章，柔遠能邇之治，皆不出此道。又將以明我皇上所以光昭丕業，克應天心者，惟是好生一念，庶天下百司於道知所嚮而不虛役其志云。

北直隸圖序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

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

庸紫荆山海。俱關喜峯古北黃花鎮。俱口子在順天府東北境險阨

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

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今朵顏三

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

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

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

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

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

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

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

而順天之馬政。寄着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南直隸圖序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

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

穎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

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

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

俱楚地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

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

剽○劫○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

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

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飢○蘇○蘇州松江松○江○則○田○賦○不○均○供

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

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

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濇○軍○民○統○理

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

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圍田多坍江民○勞○苦○矣○

山東圖序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

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

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沂○天○津○歲○有○河

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堯

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青濟濟○州○之○間○號

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益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為區

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

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州

口充實也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

稽之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

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一百

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

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蓋嘗治關。故蹟在迤北新

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

山西圖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焉。析代二州俱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互為聲援。鴈門

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

套河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之間。與虜

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若蔚州大同

府之鑛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藩府潞城潞州屬縣之逋

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

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陝西圖序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鞏屬州鳳鳳屬州之墟若延安慶慶慶屬州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

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

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綏鎮城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為虜有烽

火遂達于內郡矣甘甘州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

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為河

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苦且

亦不刺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窟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

以南徙今松潘臆腊地方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

頗資其利而逋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

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

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河南圖序

河南古豫州地。閩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
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
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
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
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
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唯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

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
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山西魏北直之間。軍民左右屬
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
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
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上地朱關。
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
歲不免矣。

浙江圖序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嘉湖與

江淮相表裏嚴州嚴州直隸徽衢州直隸徽以徽州直隸徽饒州江西饒為郭

郭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

安揚州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

興縣俱湖州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

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興四

郡則震澤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淤壅大遺三農

之害而盜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益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

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

松溪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侵暴溫溫州台州並海而

南信宿再宿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

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倭

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夷舟所從入乎

江西圖序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

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

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

湖鄱陽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安南贛贛州之間則汀漳

汀州漳州俱福建屬府雄韶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諸山會焉連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江吉安瑞州。瑞州廣撫州。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湖廣圖序

湖廣古荊州地。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抗其頭顱。蘄黃州。

府屬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

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郴郴州。

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辰州府。之捍蔽雲

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

焉。蓋二儀交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然襟

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

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基布。歲賦寔繁。楚

俗慄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

其率器窳而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

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四川圖序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即劔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簇。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撒芒部是

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勢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藩重兵外戍。諸所

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

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

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

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瀘叙州瀘州有唇齒

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而已。乃若礪門地名

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

與湖廣雲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

徼。自為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福建圖序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

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

為北藩。建昌南贛

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

為右壁。惠潮

惠州潮州

俱廣東屬府。

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

秀美。民用以和。然處

浙江處州府。

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

壽寧

俱建寧府屬縣。

之境大為患害。古田

福州府屬縣。

福寧一帶。

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遺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

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

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

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

溪之民居多。且汀

汀漳

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

贛州

江西屬府。

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

溪

俱泉州府屬縣。

沙尤

俱延平府屬縣。

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

四縣交界

地方山盜頗多。

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

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廣東圖序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

南雄連州

廣州。可以向荆吳。

湖廣江西是。

由惠

惠州潮州

可以制閩越。

福建是。

由高

高州廉州

可以控交桂。

交趾廣西是。

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
 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
 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記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
 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
 亦謂之接濟。賫送鹽米入山。通山。山之禁久弛。盜者謂之通山。教治不修。而大征數
 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鎮兩廣
太監總兵都御史俱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
 待乏。况地產珠池。在廉州境內。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
 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

貧困者。廣東是也。

廣西圖序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
 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
 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
 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蒲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蠶
 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
 諸蠻巢穴在焉。剽劫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
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

府屬 西延六峒。在興安與武岡州。湖廣屬州陽峒接壤。猺

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州。柳慶遠以西則八寨

在柳州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罹慘毒。而賓

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各土官

俱最強。思恩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樊之虎。

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自南寧太

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雲南圖序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巖嶂。激澗縈紆。城郭人民。

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

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

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元臨安路納交趾。

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寧麗。

麗江。麗江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

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

川霑益。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嘗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

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

疎故諸羅

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

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

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

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

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

四川行都司屬衛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

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貴州圖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而

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

廣西土官衙門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名芒部今鎮

雄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

仁數郡界在鎮筭鎮遠筭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酉播西陽宣慰司播州宣慰司

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夷常突出數郡寇掠貽患寔深况

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

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

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左諸酋

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

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四夷圖序

今之四夷北虜為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在今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為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

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今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每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

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為務。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近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為慮。大虜自套來者。則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于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為也。其治南蠻之邊。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

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安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臣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害

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

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算不為不是。但今邊將

多不知兵。所為俱被賊誘而復之。故將不得人。不可

言調操也。

分乃制勝之上策。非調操必不可用。在于將帥得

人此言最能變通已說

我聚彼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為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為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勝兵無常形也

此與調標一事相同若善用之可以取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缺賊近邊即歛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墜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俟賊往之處我乃提兵問道而往

伏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遠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三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萃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學璟友姚叅閱

席文襄公奏疏

疏

席書

南畿賑濟疏

賑粥

今歲南畿旱澇相仍。民饑殊甚。已經有司疏聞。下廷議賑。第饑民甚多。錢穀絕少。恐難給濟。須別等策。

此公為南樞貳時所上

酌緩急乃可以地言之江北廬鳳淮揚滁和諸州府
 災為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次之徽寧池安蘇常又
 次之此地有三等難于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饑
 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者有秋禾
 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于一槩施也臣日
 夜籌畫今有司倉廩既虛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古
 荒政可行于今者唯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
 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
 于謂作粥但可以有濟極貧有病之人而不可施之其他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

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歎遂謂此法難行今總計
 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
 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
 並日舉凡饑民來者無論本縣隣境軍民男女老幼
 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
 十六萬石用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
 數未致太糜賑卹有等不致虛費簡直而奸欺難作
 平易而有司可舉時文襄已奉旨往江北賑濟疏上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得而
 暮即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扶顛起斃未有急于此

者竊謂此法非特宜于南畿實可推于天下因作為
賑粥活命事宜開列條款裝演成帙以獻

議定大禮疏

定大禮

三代之法父歿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
有立姪為皇子故事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
時文襄為宗伯主此議
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
肯稱濮王為伯今皇上生于孝宗崩後二年乃
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天下上考孝宗
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故事

大不同自古天下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
所載乃大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且伯父子侄皆天
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
是謂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
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
則嗣位者實繼續非繼嗣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
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皇上于獻
帝章聖已去本生二字復下臣等議臣書臣璉臣
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
 本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 已去
 本生宜稱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本母也 已去本
 生宜稱曰 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肅皇后宜
 加徽稱曰 皇嫂名義如此允合天理之正深即人
 心之安尤願 皇上仰遵 孝宗仁聖之德念 昭
 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此正名定分父得
 為父子得為子兄授位于弟臣受位于君大倫大紀
 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為禰室于至親不廢隆 尊

號而不入 太廟于正統無于尊尊親親兩不悖矣
 是則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追復三代數千年未明
 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經違理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
 之

議覆立世室

獻皇世室

陛下自入繼大統首以 尊號主祀下廷臣議讐訂
 三年更詔二次議論未合上下乖忤昨歲始虚心平
 氣會疏上議以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恭穆獻
 皇帝為皇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章聖皇太

后為聖母 武宗毅皇帝為皇兄奉迎安陸 考主

于大內祀以 天子之禮大倫既正大統以明至于

祀典別奉祀于大內者以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

人。家廟之祭不可缺也。 太廟不敢議入者以 獻

皇帝未為天子大統之正不可干也。彝倫叙紀統明

誠可以質鬼神而建天地矣。今淵乃私逞小智妄為

諛詞臣謹以其無稽之言辨正一二夫所為世室者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世自

立一廟與今同堂異室規制不同成周廟祭至懿王

之世文王當祧孝王之世則武王當祧以文武並有

功德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武世室于三昭之上

與始祖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此之謂世室我國家

太祖始建四廟 德祖居北 熙 懿 仁三祖各

以昭穆東西相向後又援漢明故事改建同堂異室

以從簡便故我朝議祧當以 太祖擬文世室 太

宗擬武世室今 恭穆獻皇帝由藩王追稱帝號未

為天子未有廟號乃欲比之 太祖 太宗立世室

以祀 太廟此其言之不經也所謂禘祭者古者祭

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在周則帝嚳是也。我朝

列聖相承。迄于今日。推所自出之帝。德祖以上。已

不知所自。淵乃以淵之不學無術如此獻皇帝為所自出。此又其言之

不經一也。所謂禰廟者。先日諸臣多謂天下未有無

禰之廟。故欲以孝宗稱禰考。逮數年論定。改稱皇

伯考。而以禰考歸于獻皇帝。名義始正。今觀德

殿者。即係禰廟。但不可列序于昭穆間。何淵乃曰禰

廟得所。而後名位相須。是本無禰。而必欲立一禰于

昭穆之間。然後太廟之名始稱情也。又曰禰廟得

正。而後有光。正統審如所言。則皇上于太廟中

原無禰考。將不得入奉。大統之宗祧乎。此又其言

之不經一也。昔醫士劉惠上言。欲更觀德殿名。已

蒙聖斷。發戍邊衛。臣嘗上大禮考議曰。假使桂萼

張璁謂獻帝可以入太廟。非獨諸臣欲誅之。臣

先攘臂誅之。今淵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

獻皇帝舊在藩服。一旦與祖宗在帝位者並列。昭

穆之間。非獨獻皇帝無以見祖宗。陛下由此

亦得取議。當時遺譏後世。臣殊歎以為不可。乞斷自

宸衷正何淵之罪而寢其議使天下曉然知陛下
議禮乃疇咨在廷諸臣而非儉人利口所能搖惑則
一代典禮足以徵信四方昭訓萬世

論光祿寺厨役

光祿厨役

邇者光祿寺卿崔傑以厨役缺人移文原籍勾僉非
便欲揀選餘丁千名人給米四斗及量收在京善庖
者二三百名以充已奉俞旨蓋謂止費見役四百人
之糧可得千人也臣竊以為不然舊例真正入冊餘
丁聽令在寺隨同父兄役辦候父兄有缺之日隨補

食糧初無在役久近限期亦無給與糧賞事例蓋出
所願欲非強之也今乃給之食未是正糧之外加米
四千八百有奇名為省費實增費矣且此輩原有定
額不可多收如收善庖者濫充恐項年奉詔查革詐
冒之徒夤緣復入隨到隨逃虛費糧賞非所以明禁
令而懲奸欺也宜遵舊額或各省有司亟勾僉缺役
以補便

方文襄公奏疏

疏

方獻夫

會議祝文

太廟祝文

古者天子七廟廟各行禮載籍已遠祝詞無考惟文獻通考載唐開元禮玄宗時享宗廟祝詞則獻懿太代四廟俱稱廟號高祖太宗以下則稱高曾祖考及廟號中宗則稱皇考伯考然亦各室行禮而非合祭今不可據我朝洪武間太廟祝文云高曾祖考四廟太皇太后沿襲至今臣等竊詳太皇雖指祖考太后雖指祖妣而文義未明若嫌于獨祭太皇后者今奉聖諭更定太皇后之稱固已明

白但七廟猶是混稱如內閣所擬歷舉廟號當矣然猶缺稱考妣若必各廟稱某祖考妣則高曾之上無以為詞難以行久今宜于首總稱曰皇祖考妣然後自德祖玄皇帝玄皇后太祖高皇帝高皇后而下歷舉廟號至于孝宗敬皇帝則仍稱皇伯考武宗毅皇帝仍稱皇兄則煩簡適中經久可行矣

條上合行禮儀

悼靈附廟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禮宜附享太廟但今大廟

內。九廟之制已備。臣考唐宋故事。后于太廟。未
 本室則創別廟。故曲臺禮有別廟。皇后。祫禘于太廟
 之文。又禮記喪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
 祔于親者。釋之者曰親者。謂舅所生母也。今孝惠
 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之生母。則悼靈皇后。
 當祔于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臣謹上合
 行禮儀。

朋黨論

張桂之黨

近者大學士張璉尚書桂萼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

其素所與者。咸指以為黨。屢張桂去位不數日即召下吏部覆奏。臣按陸粲

奏內二十人。岳倫奏內八人。王化奏內二十一人。六

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詳奏

內所指姦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善類受誣者亦多

一概目以為黨。繩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且昔

年攻璉萼者。既以為黨而去之。今之附璉萼者。又以

為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而已。是宜出自聖斷

勅下吏部博稽公論。甄別善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

其為人。平日何如。果姦險有徵。足以害事者去之。其

餘迹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璫萼二臣。同為議禮之人。理宜引避。請特命吏部左侍郎董玘等。會同九卿堂上官。從公覈實奏請。

災異陳言

修省實政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不易之理也。今君臣闕同遊之樂。宰輔少和衷之美。大臣之休休有容之量。羣臣無濟濟相讓之風。德化未洽。災沴荐臻。咎實在此。消弭之術在。陛下和德于上。九卿百執事和衷于

下。然後戒飭諸臣。責成守令。省刑薄斂。賑窮恤孤。則德澤下流。而和氣至矣。臣又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近者詔錄議禮降謫之臣。人皆稱德矣。而充軍為民如俞寬馬明衡等。或流竄荒郊。或窮匿草野。其悔艾感悟。尤必有甚焉。宜一體收召。以擴宥罪之仁。亦省災消戾之一道也。又今郡縣守令多不得人。蓋由進士額少。勢不得不用舉貢充入。途輕人。玩自難稱職。今宜倍取進士五六百名。百名以外。悉疏入。上以多取進士其途猶狹議令舉行三途並用。置三甲。以次銓注。知縣仍令吏部畧倣漢法。著為令。

不由知縣者不得推臺郎。不由郡守者不得至侍郎。列卿庶可以休養齊暄而導迎和氣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編輯

秦 鏡光四叅閱

王司馬奏疏

疏 王 軌

處河患恤民窮以禪治道疏 治河

恭惟 聖朝建都于西北而轉漕于東南。運道自南而達北。黃河自西而趨東。非假黃河之支流。則運道

淺澁而難行。但衝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者莫大于黃河。害運道者亦莫大于黃河。河勢遷徙無常。有非人力所能強治者。然避高趨下之性未嘗異也。爲國計者。苟不盡心竭力而爲之於可爲之時。壅遏以違其性。逼迫以激其怒。及霖潦浹旬。必致橫決肆出。而遺患于地方矣。善治水者。因其性。順其勢而導之。則用力少而爲利多。不善治者。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跡。不察水性之宜。而欲強挽其不可廻之勢。決無可成之理。又不若不治而聽其自然之

爲愈也。故臣愚以爲今日之工。但當疏濬其流于下。防遏其源于上。使不至于大爲害耳。謹按黃河支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水勢減殺而不怒。豈至爲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北。并出小黃河溜溝等處。而淮安徐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鞠爲巨浸。而金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北之驗也。幸此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金溝之運道雖

塞而昭陽湖實通舟楫是也。若不先時併力預爲之

是時河移而北故憂其入海今則不同

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入海。則安平鎮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百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寧之北。臨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運何由可通。臣愚以爲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爲者而導引之。使分于南。庶幾來可免衝決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則保豐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以須築堤以障其西北。况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爲役稍易。在上既無溢出之

水。其下自無滄沒之患矣。此則上流不可不隄防者也。若金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就湖之爲便。就湖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爲不若于湖之東。引水贊爲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達沙河爲尤便。其地脈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因革。又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然大役之興。爲費不貲。切慮河南山東徐沛之民。自遭流賊肆毒之後。飢饉薦臻。窮困已極。臣目見挑淺夫役。身無完衣。面有菜色。立於水中。歲無休日。正身十有三。極爲可憫。包

當十有六七、重收役錢、而令老弱搪塞、是又徒費民財而無實效、延引日月、工何由成、若再起大眾、以竭其力、派物料以匱其財、輸納不前、敲朴必慘、民心一失、其爲患又有甚于河者、臣誠至愚、深爲宗社憂之、沿途但遇士夫、及地方耆老人等、備細咨詢、咸言必得官銀數十萬兩、使人夫出于僱役、物料悉由官買、則河患民窮、兩得其濟、臣切惟我皇上仁覆憫下、蓋之如天、若捐銀數十萬兩、可以消河患、而救困窮、必撫所惜、但府庫有限、費用無窮、切恐無以給之、臣

備員留都、熟知江南鹽價湧貴、而淮鹽沮格不行、多由巡鹽掣鹽各官上下相承、以避詢保官爲念、不肯赤心通商裕國、臣愚欲望皇上另勅新任總理河道大臣、督同巡鹽御史、整理鹽法、聽其便宜、多方區畫、務俾商灶兩便、官民俱利、除正額照舊外、但係措置餘利、悉聽本官於治河項下支用、凡治河大小各官、但求事妥民安、自有無窮令聞、皇上日月之明、必蒙昭鑒、決非浮言所能感動、不必過爲遠嫌、自全之計、以失事機之會、蓋近年積弊、大小臣僚、肯任事

任怨者少。故臣願天語丁寧，戒諭各官，庶幾得其盡力。臣之所言，未敢必其可行，但目見運道淤塞，可憂而三處窮民失所，尤可深憂。偶有所見，不敢隱默。

重開通惠河疏

重開通惠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奉命巡視東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開運一節，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秦越、向信、主事鄺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士隆、署都督楊宏，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鑿

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攷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攷金水海

子曰浮甕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
 尋何獨至于我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
 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
 無損遡其末流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
 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錮
 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
 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于添僉閘官見在無事于添
 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
 進叅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

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

臣又攷之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
 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歎况今止通軍
 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
 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
 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猶恐識
 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
 關糧或被官吏冒破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
 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無盤纏過半累

累呈告到臣，皆爲有名無實。臣因攷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一代，官軍不沾實惠，而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空運邊根，備訪邊關塞堡險夷遠近，以備下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

雖有言者，但有以開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陛下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于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卽今漕運會議在邇，乞勅戶部、工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

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爲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彊兵，殆一舉而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戶工二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會議，覆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爲陳言便

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興工挑濬。聞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二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爲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奉 聖旨：修理閘河，着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務濟明年漕運。其餘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倉收貯水兌腳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叅將梁璽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畢昭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德六年間，據本部

管閘主事鄺珩爲節財裕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剝船五百隻添該閘夫三百名以備搬剝等因奉聖旨前項夫船俱令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行照舊雇車搬運欽此又于正德十一年八月內該工科給事中翟瓚爲疏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修理運道徒費無益乞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題爲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爲簡便等因又經本部會

官議題節奉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

郎等官一併勘處停當來說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爲經久等因節奉聖旨是這修理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欽差戶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修砌完備外查得嘉靖元年四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

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沮滯近年營建大木悉由于此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二百五十隻每船用官軍四名共一千名仍置口袋一萬條輪番領裝悉聽叅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尚書陸完等題准轉行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本部管閘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閘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因八閘之舊址起築五壩之新制就

於其傍各置減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剝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次第至大通橋其朝陽閘原有舊河一道已經築爲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運脚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

脚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羸裝駝，方得抵倉，所以近橋湏立廠，蓋房堆候車羸，亦當預處，且因張家灣卽入閘河，經閘三四，方抵通州，近該叅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可省前項四閘，雖爲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題奉。聖旨：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嘉靖五年三月內，該都總督漕運都御史高爰璣摠兵官楊宏各題修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關外

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車羸負載糧米，俱遭陷溺，乞要戶工二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閘河設置，疏通船隻，水陸併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奉。聖旨是：戶工二部便差能幹屬官一員前去會同巡倉巡城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相度修治，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閘運事告罷，又經通行委官行勘修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濘，車不得行，反爲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萬表所議，量撥軍夫，隨宜填墊，特目前一時之急等因，覆

奉 聖旨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楊宏量撥軍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開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乞照先前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腳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一節爲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

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資浩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候 命下之日戶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開修倉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開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開一應椿杉等項應合增置船隻修房築堤及河道淺窄處所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令另設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糧所奏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有無費用

務從長使經久可行。逐一會處停當。通將勘過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回報。以憑會請裁奪。若或有碍。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以圖意外之虞。姑候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因。奉 聖旨。修濬河閘。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有成筭。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宥之策。豈可因循不爲。着戶

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并原經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及今所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令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費工力。究竟修否。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沮。若奸豪之人。恐妨已利。故爲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隨該各該覆題。節奉 聖旨。差王軌何詔去。各欽遵。備劄到。臣等欽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叅將張奎。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

事體卷案不存無憑查攷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開河一事俱該戶工二部查議題覆修築或因工程浩大暫止或欲候豐年暫停或爲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俱各未見成功臣等謹照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開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開壩規模具在修築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典舉其事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開運止于搬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

阻亦由地勢漸高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濶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程重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爲今之計只因循照舊規挑濬河閘臣等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時開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于通州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

輻輳之地。兩岸居民闐闐。鱗集櫛比。搬運糧米。大爲不便。看至本城西至白河之舊。有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廢土壩基地。西至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謀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築高濶。多有椿木磚石。幾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閘搬運之難。閘壩相去寫遠。合添設閘官吏二員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閘。以防盜決。仍會委戶部管糧。工部修倉管閘等官。分投各閘。并舊壩地方。踏勘丈量。應該修濬築壩。

去處計工估費。行據各官呈報。會計得修理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一萬。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搬五處。各用剝船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約有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篙簞隨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五百兩。造完至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壞損修理。其原借官銀。仍行每年脚價銀兩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二足。

每船每閘議定船運撐挽腳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羸裝運，每船糧二百石，議定腳價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運原費腳價銀一錢，今止用五分五厘，可省四分五厘。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切思恐糧多人少，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日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路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允下年糧米陸運羸車，責令徑赴西倉閘運小車驢羸，只令運至東倉，遠

近均便，爲照大通橋地方窄狹，人烟輳集，有妨起陸。若于慶豐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合聽從。立法非難，而難于守法，任人非難，而難于得人。苟非其人，則法雖善，亦不久將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添選委郎中，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歷練老成勤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充叅將，任劄通州，專管輕齎銀兩，修理閘河船運糧米，給散腳價，及管天津以北，催僨糧運，仍各會同巡倉御史，俱領勅行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

官員雇募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爲二限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奏請取回量加擢用每閘壩各造官廳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泊船搬運剗平沿河牽路便于行船官廳卽今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料腳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改撥通州收糧扣除腳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腳價

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廠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指留糧袋索借前銀乞勅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塲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爲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海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

海子繞流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前項節財興利事情。卒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于上。百執事奔走于下。董事興工。何有不濟。臣等會同查議明白。今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勅下該部。再加詳議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五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沈 泓臨秋
楊澄清通侯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 韜

嘉靖改元建言第一劄 聖學聖政

世廟既聖德天縱又精深于絕學故文敏與永嘉諸公皆用此為獻
臣聞古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臣所謂學。非口耳無益之謂也。臣所言學。只居處恭一語盡之。夫

居處恭。孔子所以告樊遲者，聖人一言貫徹上下，繇入小學而教之，則收放心養德性，所以立天下大本者，雖初學可能也。克其極，則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天下平，聖人功化之極，只此三字而已矣。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寔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懼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

力，臣不敢以瀆

聖聽，惟願

陛下內省自察，于對

臨百官之時，居處固如此其恭矣。于深宮屋漏之時，居處亦如此其恭否乎？臣所謂恭，非終日端坐之謂也。或行或立，或起而應事，或倦而宴息，恒存此心，不放肆怠惰云爾。故夫一日之間，豈無非禮之色，非禮之物，足供玩好者之奪目乎？覺其非禮，勿視之矣。左右近習，豈無非禮之言，非禮之聲，奸佞淫僻者之瀆耳乎？覺其非禮，勿聽之矣。或喜或怒，或愛或惡，或慾之動于情，而發于言也，其有非禮之失乎？覺其非禮，

勿言之矣。或喜或怒，或愛或惡，或慾之動于情，而見于事，作于事而施于政也。其有非禮之失乎？覺其非禮，勿動之矣。此居處恭之功夫，條目也。恒存此心而不失，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不言戒懼而戒懼在其中矣。聰明睿智，皆繇此出。以此臨御近習，對臨百官，事天享帝，篤恭天下平之要也。臣所謂修政事，非疲勞無益之謂也。只精任大臣一言盡之。今夫天下之政，具有舊例，舉循舊例，具有故牘，故夫區處一事○此○數○言○盡○詳○要○緊切裁決，不過數語，而翻查覆據，動輒百千萬言。

陛下一日萬幾，將遍閱之。雖夜繼日，猶見不足。將取夫要者閱之，則叢瑣紛沓，左右蒙蔽，得遂其奸。故夫天下巡按御史兩京六科十三道，舉天下之職官臧否，政事得失，天下利弊，條款上陳。陛下命九卿查據舊例，斟酌時宜，詳列覆奏。陛下將獨斷之乎？則天下之政，竭天下之智謀之，猶未盡善。况望獨斷之盡善乎？是故不免付之內閣。今之內閣，惟擬定浮帖進上。陛下然後委之左右，斟酌填註。繇是有事涉左右者，因得旁訴倖免。有乘機欺罔者，妄言事體不

便。或曰格例不合。或曰人情不堪。甚則曰外臣朋黨。護短循私。故內閣原議。時有改易。旨意發下。動駭人心。不塞衆望。繼有以爲言。則曰屢有旨了。此于陛下視之。極類獨斷。然不知喉舌寄于近習。樞機轉于左右。貽患流毒。極不可言。臣願自今章疏。陛下于每日午刻。或御文華殿。或御左順門。召內閣大臣二員。六部尚書侍郎六員。六科給事中六員。講讀學士二員侍立。內閣大臣將次日應發章奏。條擬旨意。面對。陛下斟酌填註。面付司禮監。次早發行。其有

論列

聖德。糾劾權奸。更革大事。別爲擢出。取裁

聖覽。執簡御煩。居靜制動。陛下可垂拱仰成。不勞智力。而天下治矣。大臣有好回不忠。面肆欺罔。給事中面糾其過。有古今異宜。稱量輕重。講讀官得備顧問。有舉措失宜。政體乖謬。天下得駁正其失。陛下亦得虛心守正。以聽天下。而無諱過護短之私。大臣亦得取人爲善。而無循私妬賢之罪。內臣亦得安靖美名。而無招權壞事之誦。陛下每日。只不憚數刻之勞。天下自被無涯之賜矣。較之遍閱章奏。煩瑣叢

雜以啟蒙蔽之奸者。勞佚萬萬不侔也。此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要也。爲學也。爲治也。其要有如此者。然爲學之中。蓋未嘗不寓爲治之理。在陛下深思實體之而已爾。如陛下恒存四勿之心。以臨百官。裁萬務。暇以讀書史。究古今治亂之故。則善惡之機。愈明。瑩而不可掩。卽所謂格物致知也。善惡明而好惡決。好惡決而主宰定。主宰定而四體喻。卽所謂意誠心正而身修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舉而措之。一貫之道也。爲學爲治。體用同源。功效相因。又如此。伏願陛下深思寔體之。以馴究夫不言而化。無爲而成之。盛天下幸甚。

第三劄

救弊

臣聞爲政在救積弊。救積弊在正人心。正人心在擴天理。以遏人欲。由大臣以及百官。常存天理本心。爲政不難矣。臣謹略舉積弊數事例之。在京七十二衛原額軍數。具有冊籍。邇年浥爛無存。弘治十八年清查冊。亦多殘缺。軍士校尉勇士投克人役。或勢豪影占。有名無人。或寫字軍人。包頂數役。近奉詔書裁

革俱無完冊可考。故凡革退人役。或詐稱首逃復役。或詐病。故補役。蒙准行查。彼則內賂本司。猾胥外賂衛所官吏。朦朧保結。本司惟據結狀。明白革冊無名。季報有名。便與准收。緣該衛革冊。或存革錯陳。季報文冊。復三月一換。後先互異。奸弊緣叢。雖竟日磨研。不過開吏胥一騙局。數年之後。官轉弊生。冒名奸猾。復鑽隙投回。盜騙倉糧矣。前日革退軍匠。工部具奏。爲之收補。據其咨稱。原額軍匠九千名數。今惟一千餘名。審若是。何不查究七千名役。俱在逃何處。原籍

故絕。何處戶口。然後爲之從長計議。或行原籍勾補。或查何人影占可也。乃遽爾奏收經革人役。隨據該衛呈稱。前項二千餘名。俱先年有名無人。包辦月糧。虛數。然後知奸風未熄。利徑猶開。該部官員。復蒙蔽誑罔如此。竊謂今之軍士旗校。猶得少有所稽。以弘治十八年清查冊畧存耳。然各衛汜爛。或有或無。故于清查漫無所考。卽今清查一番。投克虛名之弊。十去五六。臣願乘此機會。行在京各衛。遵照弘治十八年事例。通將查過軍士旗校戶口籍冊。重新造報。詳

註軍祖克發補伍來歷。戶下餘丁名數。貫址鄰祐姓名。用堅厚冊紙裝寫。每衛所三本。一本戶部以驗支糧。一本兵部以驗收操。一本衛所存備查考。冊完仍委科道部官三員。照冊點驗。如敢作奸。官吏重治。庶案籍有徵。而弊端永絕。人安分義。而奸風可彌也。武選掌武廕。凡軍職告襲。例查祖宗立功。陞遷來歷。查黃比試。為法最詳。然歲月愈深。事例愈繁。軍職承襲愈久。功罪事跡愈繁。應襲人員到京。未投公文。先請承行吏胥。奉數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駁。

不然則或將緊切字面。畧為洗改。或駁查遠年功罪。

展轉徃回。用費空竭。故凡武官襲職。甘心納賄。儒官

初任。政未諳鍊。拱手仰成。以吏為師。吏滿三年。金箱

弊源所在。未易究核。一欲澄鍊群小。翁翁反致官謫。故上下相循。

玉囊動盈千數。夫職官犯賊。動干行止。今坐視吏員

之貪猾汗濫。而不能禁。何也。舊例繁文之所束縛。凡

其進言。動有機括。制之則無術。究之則無迹。故也。茲

弊也。吏部考功。禮部儀制。皆然。考功則磨勘。考滿起

復官員。儀制則尋窵。王府儀賓。歲貢。換印員役。故凡

吏胥頂頭索銀數百餘兩。夫辦事云爾。屬籍之初。已

破數百金之費。則其所圖也不有十百千萬者乎。京師天下之極。六部百司之表。乃貨賂公行如此。何以訓天下乎。在別部臣不敢言。惟武選之法。願陛下命大臣集議。遵照三年一次清黃事例。盡查天下內外武職員數。詳其功罪。考其祖宗相承。或叔姪兄弟相繼。或洪武永樂年間立功。或宣德以後陞授。或內臣弟姪恩廕。或勲戚駙馬子孫。或武舉取中。分爲數等。卽今軍職冗甚。宜默寓汰省之法。於是或許之世。世承襲。或許之止。終本身。或許之兄弟叔姪相繼。或

不許相繼。于查汰之中。默寓激勸之典。裁處已定。開具籍冊。分布各省。轉布各府州縣。印刻榜文。在京懸之。兵部在外懸之。各都司衛所。卑凡武職承襲。皆自今年爲始。人人皆知。如某者許襲。如某者不許襲。如某者終本身。如某者兄弟叔姪得相繼。如某者不得繼。畫然分明。冊黃俱以今年爲定。冊籍清查。一勞永逸。人人自便。不至祈哀于吏胥之門矣。其于該司考滿官員。仍開具有無送問。過受賂吏役。以驗殿最。庶貪風先絕于六部。王化首被于京師。然後人心可收。

弊俗可回也。職方主天下征伐功賞。舊制文官不預

武爵。武職不濫文階。實防閑末世之深慮。奈何天順

世廟初年清核武功濫爵大有省除皆諸公之力也

以來。始有以尚書竊武廕者。始有各省奏捷。部司官

亦預功賞者。始有撫按混同奏捷以冒軍功者。始有

巡撫官以軍功廕兒男者。夫巡按本以紀功閱實。糾

正虛濫。兵部主文移。區畫調度。皆職分之常也。曾謂

此可以受賞乎。苟人出死命以立功。吾亦隨其後以

竊賞。平日所食厚祿何為者乎。賞者所以勸小人也。

文臣職業卓異。自有別格超遷。循至三品。則恩蔭及

子亦足矣。乃忘其為俎豆之列。而竊介冑之賞可乎。

此論所開不細

使撫按兵部官屬。皆預功賞。則為之朦朧奏捷以敗

為功亦有之矣。孰為之矯正覈實使賞罰得當乎。故

夫往年軍功冒濫。羊頭狗尾之徒。充滿天下。皆巡按

御史兵部官員。共為欺罔之罪也。今日士論。惟知歸

咎權奸亂政。冒濫軍功。不知軍功之濫。不始于正德

初年。而始于正統以後。皆撫巡失于紀驗。兵部失于

駁正之罪也。其所以紀驗失實。駁正不行者。始也。怵

小人之威終也。同小人之利之罪也。臣願 陛下命

大臣集議。凡自正統以後。或總兵總鎮奏帶。或內臣
 恩廕。或巡撫弟姪。尋常軍功陞授武職。俱准終本身。
 今後巡按御史。兵部官屬。勿預軍賞。巡撫兒男。勿預
 武廕。必儒臣各安其分。不萌僥倖之圖。然後內臣自
 服其心。小室谿坑之慾。君子小人各得所止。卽遇人
 欲擴天理之幾也。江西功賞。御史黎龍有言。江西之
 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蓋宸濠初
 反。海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內外人心。多懷觀
 望。故若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劉源清張文錦

激揚愈見前言不為苛刻

干核實之疏別載此段

楊銳輩。必皆肯棄九族。然後肯倡此役。故論功固宜
 首王守仁伍文定。而謝源伍希儒則別公差非有地
 方之責者。使二臣不預其事。人亦莫罪其非也。謝源
 乃甫到南安。未會守仁。先檄兩廣。此臣居家時目見
 也。伍希儒亦于吉安同為守仁所奏留。蓋皆協心比
 義。共獎忠勤者也。嘗讀唐史。見巡遠窮死。四鄰不救。
 為之廢書唾罵。若謝伍二臣。不以其非守土之任。越
 職分以厲忠節。此其所以高出唐人之右也。賊滅功
 成。江彬張忠妬忌守仁之功。首倡異論曰。守仁實同

賊謀。又曰寧賊金寶俱諸臣滿載一空。隨征紀功給事御史党奸扇讒。附和其後。蓋將媒孽守仁輩而傾之也。後以守仁名望素著。不能瑕玷。而謝源伍希儒獨當其辜。時有進表叅議僉事二員。經過吉安。亦為守仁挽留。共圖舉義。二臣懇脫以去。其意蓋謂事成。不過陞官。不成即滅族故也。後見伍希儒謝源被黜。欣然告人曰。予當時幸不預事。乃有今日。若在其中。不知將置我于何地矣。夫禍變忽生。人皆解體。使忘家倡義者。不以為功。反以為罪。後有事變。人將指二

功罪失實至此使人憤嘆

臣以為覆轍。誰肯越職分以効忠乎。天下之事有常變。君子應機有經權。聖人操三綱以立人極。如權衡稱物。低昂屢變。不失其中。臣觀管仲事子糾。小白殺子糾。蓋齊襄既沒。小白子糾皆羣公子。未有君臣之分。委質為臣。斯為之君矣。則子糾實管仲之君也。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反臣小白。狗彘之類也。若王珪魏徵。特東宮官屬。唐室公臣。當建成之難。王魏在列。身殉死之可也。時不預難。高祖以二臣輔導無狀。賜之死。可也。高祖許之勿死。則勿死亦可也。其于管仲。全

不相似。後之君子。乃深罪王魏。而孔子特許仲爲仁。何也。此孔子不輕于與權之精意。宋儒莫之或知也。蓋天下大義。有父子之分焉。有君臣之倫焉。有中國夷狄之等焉。義在君臣。則忘父子。義重夷夏。則畧君臣。此孔子春秋稱量之權也。荆楚橫暴。周室衰微。岌岌乎有混宇宙爲夷狄之患。偶有才如管仲。輔相桓公。攘荆蠻以尊中國。脫天下被髮左衽之禍。其救世之仁大矣。故孔子畧其臣節之失。許其仁人之功。雖忘君事仇。行類狗彘。俱赦之矣。此孔子稱量之權衡。

萬世之人極也。若謝源伍希儒者。乃不論其倡義勤王之功。聽貝錦雌黃之口。以文致其罪而黜之。豈聖賢應世宰物之權度乎。變起倉卒。鄙夫小人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者。勇以集事。變亂旣平。然後腐儒俗吏。騰口舌以繩其短。此豪傑所以不得伸氣。小人所以多僥倖也。曾讀歷代國史。有書攻某州得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曰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趨。必變定兵戢。主將乃得申號令。封府庫。用兵之常也。故凡誓師。必曰戮力克敵。

敵之所有。皆汝有也。如不克敵。身首不保。曾有誓師鼓勇之初。預申取虜財貨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在外。正稍寬約束。鼓舞銳氣之時也。圖大計者。可屑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擒滅。縱橫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金帛。尚得計量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黷載金寶之實。猶斷以大義。勿恤小瑕。爲忠勤後日之勸。况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鼓揚。祝續章綸輩之所附和。名教罪魁之邪說耳。君子亦信之乎。二臣貶責。不足輕重。第恐因此褫天下忠義之魄。後世

難爲忠公任事之臣耳。若南都守臣。各省撫按。事變之初。則縮頸俛眉。擇趨舍之便。賊平之便。則攘臂稱首。爭保障之功。其間真有防閑奔走之勞。亦職分當然之常事耳。曾足異乎。假使城池失守。則諸臣之罪。自宜梟首都衢。以謝天下。倖賊不來。得以無事足矣。何功足云乎。若其自陳功伐。臣請詰之曰。爾時賊若臨城。若俱崩角稽首也。彼將怒曰。賊未薄城。何逆料吾之失節乎。則應之曰。賊未薄城。何逆料若之有功乎。彼將塞口矣。聖明寬大。澤賜踰涯。固敢異日濫

賞之漸。受賞臣子。不自揣量。恬然安居。僞辭不允。怡然自任。何如其心也。若南征紀功主餉之臣。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豺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塗毒。誤先朝于過舉。搖國

是于將危。攘人成功。掩爲已有。黨奸助惡。毒衆殃民。

若張忠許泰之徒。待以不死。固失刑矣。然公論猶明

以此責人。人其何辭。

也。若給事御史之屬。始也與奸同惡。終也詭辭飾非。

罪浮四凶。奸踰五鬼。苟免三苗之竄。猶蒙一級之陞。

何爲者也。伏願陛下大賜明斷。洗雪謝源伍希儒

之誦。以勸忠良。其餘除江西安慶正功外。皆聽羣臣極力辭免。間有大臣資望已深。宜進階級。則別格加遷。勿以軍功隨羣受賞。用昭大臣廉讓之風。庶幾君子讓于朝。小人讓于野。內臣讓于中。邊臣讓於外。禮讓四達而不倍。人心反正。天理流行。仁義不可勝用矣。與府護衛軍士。取之北來。陛下普賜鴻恩。厚加超擢。中外臣工。刺刺有言。蓋謂陛下昔在與邸。則一府官屬爲陛下之私。今臨御萬邦。則萬邦臣民皆陛下之有。擴王者無外之仁。則不宜私厚所親。

以踈待天下云爾。其願忠之情蓋如此也。臣竊計之，則謂軍士盡取北來。皇父寢陵宗廟之在安陸，不知守護之者猶如舊乎否也。伏見太宗皇帝平定交趾，問尚書夏原吉曰：「陞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是知祖宗雖有軍功，猶不輕授官爵如此。茲護衛軍士，若恤其勤勞，則厚與金帛，發回安陸，護守陵寢歲時，厚加恤典，以慰其心。俟陛下他日肇建東宮，再育皇子，卽封興王，主行祀事，以孫祀祖。皇父寢廟之

此段建議猶參用漢宋之舊
在安陸亘千萬年得祀用天子禮樂，所謂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卽今祀祭祝詞，則曰：「皇帝孝子，敢昭告于皇考與獻皇帝，所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禮曰：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天子諸侯是也。由是所生不廢天倫，所承不嫌兩大，上足以慰孝宗，武宗與獻在天之靈，內足以慰慈壽皇后。中宮皇后付托之願，而陛下所以尊親養親之孝，亦帝舜以下一人而已矣。若護衛軍士皆陞官爵，則前日裁革不能數千，今日陞授輒復數千，固啟冒濫

之弊。非太宗之典矣。猶其小者也。惟軍士俱受陞級。安戀京師。皇父陵寢之在安陸。風木如昨。護衛蕭條。聖魄宸衷。不免淒涼之感。九重萬里。寧忘戀慕之私。與言及此。其忍令前日官軍之俱北乎。天下賦稅。困及小民。臣不盡知。姑以蘇州推之。臣聞同知廖暉云。蘇州正糧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耗糧一百萬有奇。通正耗三百萬有奇。蘇州賦額之定于初也。因賊虜張士誠之舊。固已過重矣。後以漕運之費。正糧一石。復加耗五斗。是重中又加重也。乃于交納細糧。復需三石或二石八斗。乃納一石。是加重之中。又倍加重也。故凡糧長之私取夫民也。不知幾倍。小人所以益困也。蘇州舊有金花銀二十五萬有奇。折民糧六十萬有奇。有綿布一十五萬有奇。折民糧十九萬有奇。惠小民計也。貪官以奉權貴。竊謂蘇州賦稅甲天下。蘇州困敝亦倍于天下。不知尚能變而通之。少寬數分。俾民蒙數分之賜否乎。或細糧上納。聽戶部同科道驗收。委官轉解。糧戶不與內臣面交可乎。原額正耗不能減矣。或于細糧減數上納。水次兌運。加

復需三石或二石八斗。乃納一石。是加重之中。又倍加重也。故凡糧長之私取夫民也。不知幾倍。小人所以益困也。蘇州舊有金花銀二十五萬有奇。折民糧六十萬有奇。有綿布一十五萬有奇。折民糧十九萬有奇。惠小民計也。貪官以奉權貴。竊謂蘇州賦稅甲天下。蘇州困敝亦倍于天下。不知尚能變而通之。少寬數分。俾民蒙數分之賜否乎。或細糧上納。聽戶部同科道驗收。委官轉解。糧戶不與內臣面交可乎。原額正耗不能減矣。或于細糧減數上納。水次兌運。加

數取盈可乎。折銀之惠，俱歸窮民，若爲權貴之資也。許御史覺察，或聽民自陳可乎。舉蘇州而天下可類推也。舉細糧而各監局之解料可類推也。天下軍士困敝，臣不盡知，惟聞主事劉漳云：往年邊軍糧餉不繼，有司建議行樽節之例，每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其于收受也，惟折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於給軍也，每糧一石，惟給四錢，存留四錢，謂之樽節。以糧之實直計之，軍士一月得實糧三斗三升而已。邇年饑荒，糧運不足，兼之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

盡攘而歸諸其家，虛出通關，以蔽覆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也。惟甘凍餓而已。于樽節者，每糧一石，剩銀四錢，則樽節一年，宜餘一年之積，乃其所也。今則毫釐不存，蓋守令兵備，守臣競盜互竊而空之也。將稽之，則各邊達賊出沒不時，動調客兵，隨在給餉，客兵去，駐率無定日，主餉官吏因遂爲奸，或經過一日而加稱數日，或屯駐數日而加稱旬日，則邊軍枵腹之所留，適資其鼠竊之奸計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若不

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是宜委風力御史。通查三邊庫藏。通查三邊州縣。客兵經過屯駐日期。則彼此互相證驗。日月互相稽查。少有虛張。自互相錯誤。而不相爲謀。雖欲掩之。不能掩矣。然後通將往年盜竊之徒。投餉狗鼠。爲貪墨之戒。其守臣攘奪軍糧。剝削軍士。尤積年極弊。倘行御史覺察。以聞。陛下斷在必誅。勿容幸免。庶幾人各懷刑。而頽風可回也。舉三邊而天下可類推也。天下夫役困弊。臣不盡知。姑自天津推之。天津內接通州。外連滄

州。上下各三百里。夫役兩路俱遡逆。天津原無措給。惟三衛軍士出辦夫役。或課稅贏餘之錙銖而已。臣嘗詢其出辦之數。每支軍糧一石。扣其錢十八文。蓋扼其喉而奪之食也。且月糧有限。過客無窮。故于供需日每不足。經過人員。不體恤其困苦已極。且有意外之索。如拽船夫役。可十人而足。則責取二十三十名數。仍取軍伴數人。以供執事。其夫役之數。掌于軍職。督速之勤。權于兵備。權要人員。求不滿望。則專咎兵備。而讒詢橫流。言官隨之糾劾。吏部隨之罷黜。惟

于往年得一人焉。極力幹旋。身自答應。土人號曰金帶驛丞。乃得保全陞任。其餘非左遷則罷去。故擢天津兵備。多皺眉以行。臣竊計之。將責有司以奉權貴。則剝奪軍糧。將繩有司。尅減軍糧。則取怒權貴。邇時言官劾方面官員。罕能自明。故于考劾之年。只著不謹不職數字。則其人其官。可指日計矣。世漓道敝。中人以下。不以失得動心。而喪所守。誰乎。况望之以曲意徇人。而責之直躬守已。不尤難乎。是宜更爲禁例。凡經過人員。驗有關文。付與夫役。自十名至十五名。

而止。該衛按季將應過夫役。開具文冊。呈巡按御史轉送都察院兵部互稽焉。因得劾夫貪求太甚者。其兵備官再勿預夫役之數。則經過人員。無從責求。亦將無如之何以去矣。按季應過夫役。按月減過軍糧。部院從實稽焉。則武人奸利。亦不能遁也。由天津迤南之弊。則曰進貢折乾之酷也。權豪需索之濫也。包攬人役之蠹也。撥夫耆老之奸也。皆積年法禁所先者。惟寬縱廢弛。視爲文具耳。倘行巡按御史嚴法痛懲。亦救弊政挽頽風之一事也。舉天津而天下可類。

推也。天下課稅之弊，臣不盡知。姑自廣東推之。南雄

其土俗

有抽分廠舊也。清遠例外增置焉。梧州有抽分廠舊也。肇慶例外增置焉。禁宰耕牛舊也。邇年宰牛不禁而稅其皮革焉。清遠肇慶兩廠稅及竹木稅及魚鹽稅及草束稅及荷擔之柴薪。細民磨髓剝骨一錢之利不逃稅焉。歲入數千。其宜也。皮革之稅聽宰耕牛。誨民為盜。天下皮革兩廣居多。計其歲入以千萬數。亦宜也。乃此三款額外之稅。撫按不稽所入之數。案牘不詳所費之由。剝民膏脂。克已囊橐。欺天奸利。人

莫之知也。倘行撫按備細稽查。拘原領其事者詰所入所費之籍。使磨民者戒而奸貪者懲可也。南雄許稅鹽稅椒木例也。邇年雜貨有稅。牛羊有稅。稅及魚苗稅及猪畜稅及鷄犬。各有牙人以司其事。不知稅入歸之誰也。若椒木之稅則尤甚焉。凡椒百斤。使司稅銀一兩。南雄稅銀伍錢。木百斤。使司稅銀伍錢。南雄稅銀二錢。有司過重為例者也。商人以其過重不堪也。圖為苟免之計。或賂權豪附載以行。或賂牙人瞞騙以免。其于使司全不投稅。直至南雄以圖僥倖。

倘蒙發覺然後出首投稅以去。在使司徒有重稅之名。全無貨稅之入。故椒木稅于南雄。歲盈萬千。軍餉入于使司。百無一二。今爲之計。孰若輕其稅而嚴其禁。凡椒百斤。使司稅銀伍錢。南雄稅銀二錢。凡木百斤。使司稅銀二錢。南雄稅銀一錢。照行帖稟。俱從使司給發。自今南雄方開出首之例。凡無使司照帖。全沒之官。倘有漏網。土人覺察。一半給賞。漏稅商人。仍比私鹽論罪。則其投稅費不數星。苟圖欺詐。全資沒入。吾見商人寧輸毫末。以保無虞。不佻錙銖以貽後悔。所稅者輕。而所入者衆。是所取雖寡。而所獲反多矣。且投餘利以惠商人。不驅厚賄以歸貪猾。由是權豪無附載之私。土人無牙行之利。郡守無貪黷之誨。使司饒軍餉之資矣。其餘雜稅。俱從禁革。牙人奸貪。遇詔不改。倘行撫按。挈置重刑。亦懲貪風。以挽頽俗之一事也。舉廣東而天下可類推也。天下冗官。臣不盡知。姑言其槩。蘇州水利。以都御史之權。選守令佐貳之。不畏強禦。不避謫。肯任怨者。相便宜以督其役。足矣。乃冗設郎中二員。可謂左計也。何也。都御史

之督責不能必行于郎中。而郎中之威令不能必行諸郡守。御史之于郎中。復勢相軋而職不相維。調遣官員。甲可乙否。十羊九牧。徒見紛紛耳。且以都御史猶不能督率郡邑。則郎中將手足胼胝以從事乎。都御史不能有爲。須郎中然後集事。則將焉用彼爲乎。寺部卿丞帶俸添註。日益日甚。不知設官將何爲乎。如爲政事設也。則一官宜任一職。今一職添註數員。何爲者乎。由郎中司務以至主事。競求外差。爲家鄉便利之圖也。然建官一員。將任一職也。苟一員差出一職。無缺何不遂併此員省去之乎。外省錢穀出郎中員外督速之。則藩郡有司之職廢矣。夫今日之部官。卽他日之有司。曾謂部官則能督速錢穀。爲有司遂不能乎。故夫賞罰不明。而姑息成俗。雖增官百倍。愈紛紛如也。何益乎。藩臬則添設管糧叅議提學副使海道副使兵備僉事屯田僉事。一事添設一官。則原額官員何爲者乎。原額兩司年換一道。由是地方盜賊互相推延。惟期苟且一年。不復留心急務。新舊遷轉。吏弊由滋。不知于原額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

一職無缺。何不遂併此員省去之乎。外省錢穀出郎中員外督速之。則藩郡有司之職廢矣。夫今日之部官。卽他日之有司。曾謂部官則能督速錢穀。爲有司遂不能乎。故夫賞罰不明。而姑息成俗。雖增官百倍。愈紛紛如也。何益乎。藩臬則添設管糧叅議提學副使海道副使兵備僉事屯田僉事。一事添設一官。則原額官員何爲者乎。原額兩司年換一道。由是地方盜賊互相推延。惟期苟且一年。不復留心急務。新舊遷轉。吏弊由滋。不知于原額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

選授。卽定註其某員管某道。某道兼某職。則事固不廢。專職原額。遂不加增。可乎。郡縣佐貳。或添註四員。三員。凡此冗員。俱老耄監生。艱難省祭。或納粟入監。希圖厚獲者。故于未選。則揭債以往。受任。則携孥。以行舉。十數口。以仰食一官。責望一官。以富厚一世。則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是將添官以任事實。因官以生事也。識治體者。寧不深遠思慮。爲國家分憂乎。今日之官。可謂具備矣。乃政愈不修。何也。曰。闕茸老弱。徒取克位之弊也。曰。官增事冗。人循已私之弊也。

曰。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今之選任。由貢途者。四十外而後貢。五十外而後仕。由雜流者。四十歷事。五十受官。由輸粟者。則破數百之貲。圖千百倍之利者也。由舉途者。則敢崇廉耻。勁直剛毅。在在有之。然精力耗于晚年。志節奪于家累。亦不能免也。故夫由數途以出者。多自計曰。由今以往。尚可幾年人之計。之亦曰。由今以往。尚可幾年人無遠望。先懷近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苞苴賄賂。奪魄動心。事屈民冤。如聾如啞。隸役得肆豺虎之威。吏胥得張機穽之術。小

民蒙害不可言也。故曰闡茸充位之弊也。姑以一民計之。令丞數員得治之矣。守佐數員得治之矣。藩屬數員得治之矣。臬屬數員得治之矣。御史數員得治之矣。都御史得治之矣。以數十官員而治一民。以一民而聽數十官員之令。故訟不平者。原訟者訴之縣。被訟者訴之府。原訟者訴之司。被訟者訴之院。縣之判曰某曲也。府翻焉。司之判曰某曲也。院翻焉。案牘紛更。如吏爲市。政令更張。令曰宜如此。守曰宜如彼。司曰宜如彼。院曰宜如此。官自爲政。人逞己私。小民耳目爲之眩惑。吏胥案牘由是混淆。是原額正員。不秉公心。弊且至此。况額外添註。冗外加冗。徒爲身利者乎。故曰官冗循私之弊也。御史詣學。兩司平坐。府州守倅見御史。無跪制也。邇年兩司見御史。屏息曲躬。御史出入。守令門跪。陋也。臣觀大臣之承旨也。俛首而已。禮也。兩司見御史。曲躬罄折。甚于戚施。籊籊是敬。御史過于敬。陛下也。群臣候陛下於郊。視牲也。拱立兩列而已。禮也。守令候御史門跪。甚于皂隸。是敬。御史過于敬。陛下也。藩臬守令行之固。

足耻醜。御史偃然安之。亦不知何如其心也。晨起倉卒。走候御史。幾及卓午。乃敢退歸。其有巡鹽御史。復詣巡鹽之門。其有清軍御史。復詣清軍之門。其有巡撫都御史。復詣巡撫之門。守令復詣兩司之門。沿河當路。復勤過客之迎送。首垂氣奪于奔走之時。志亂神昏于退歸之後。復有精力以及民事乎。故耳目寄于吏胥。威權移于皂卒。民害愈甚。官政愈乖。故曰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今欲圖治。莫急于去冗官。總論數言爲致治之要欲去冗官。在清仕路。在正士風。在畧虛文。在明教化。

在久職任。仕路清而後官治理。士風正而後真才出。虛文畧而後積弊除。教化明而後習尚美。職任久而後衆志定。官治理則一官足兼數事。不分一事以任數官矣。真才出則一人足兼數人。不必數人僅供一役矣。積弊除則紀綱正而職守定。禁令明而案牘清矣。習尚美則士行敦而民心淳古。刑罰措矣。衆志定則人懷遠圖。不計近利。盡心其職。不苟且其謀矣。夫然後冗官可省也。夫然後天下可治也。今之守選候缺。數盈幾何。可得而知也。雜流輸粟。數盈幾何。可得

而知也。貢舉進士數盈幾何。可得而知也。不有鞅掌淹滯。選法阻塞者乎。不有儉邪僥倖。攀緣鑽刺者乎。夫欲禁其未流于既進之後。孰若清其本源于未進之先。輸粟入監。非廩膳生員。俱冠帶榮身。言官之請可行也。或于應授職任。加級閑住。雜差照常優免。亦塞其願望之一事也。吏役嚴加考選。次等以下。冠帶榮身。丞簿之屬。留任歲貢可也。貢例勿再多開。進士之選。或二百名。或三百名。間一行之。亦其可也。中書官屬冗員猥多。邇年寄俸寺部。猶尸位中書。亦甚矣。

攀援乞哀者裁而汰之可也。清仕路之術也。陛下先務。在任內閣。內閣先務。在任吏部。吏部先務。在任十三道巡按御史。兩京十三省督學憲臣。內閣吏部。誠意正心脩身以廣風化。大本立而達道行。淳風回而正氣復矣。正士風之本也。部屬官進朝。則衣錦綺。謁吏部。則不衣錦綺。此畏吏部甚于畏陛下也。巡撫考滿。走揖四司門外。尊官重臣。猶屈體吏部也。官員初選。投親供于文選。猶云例也。徧投四司。何爲者乎。授任既定。文選付行。三司足矣。乃四司俱必索焉。

鄙夫由是起吏部權要之心。士夫由是有屈體求媚之醜。虛文之用至小。心術之害極深。罪人就戮。一親供足矣。儒官乃四親供焉。是待儒官不若罪人也。外任守令且趨趨偃偻。兔顧鼠拱。不敢喘息焉。此士風正氣。大壞于吏部之初也。起復擯廢官員。原吏部者還之吏部。原給事御史者還之給事御史。俾朝士指之曰。某也去國若干年矣。某也去國若干年矣。今也得際 聖明。其人之自慶。亦曰幸矣。復遇 聖明以見天日。則忠貞直諒者得益堅其節。懦夫劣士得少

激其氣爲助。最不小也。今也若前給事中劉菴。若御史高公韶。范輅。若員外郎戴冠。若主事李中。率陞外任。以低首受制于人。惟庸碌保位者。乃得養資待年。以陞京職。則懦夫何所激。貞士何所勸乎。此士風正氣。大壞于變故之後也。吏部反此。以端風化于內。巡按御史禁兩司之曲躬。守令之門跪。以申風化于外。然後人敢節槩。士知廉耻也。正士風之術也。今之仕者。以奔走應對爲公事。以臨民蒞政爲不暇。以拜謁勤渠爲恭謹。以直躬守職爲戾俗。故夫多賢能之旌

者其奔走之捷者也。多不職之効者其朴直之拙者也。問刑以深刻爲能。催科以峻急爲功。案牘以彌縫爲巧。御衆以狙詐爲術。故能聲著者虐焰張者也。祿位固者智囊密者也。績最虛文之弊也。夫冊籍縣解之府者年計數十。府解之司者年計數十。每解一冊費銀數兩。謂之扛解脚價。不知紙僅百葉。實袖手持也。所收籍冊。用飽蠹魚。惟扛解銀。乃其實利。判獄案牘。申請公移。建言章奏。翻覆彌縫。故紙克棟。官司不能遍閱。吏胥借爲利媒。案牘虛文之弊也。生儒文課。倩人代錄。呈之教師。亦飽蠹魚。惟朔望走有司之門。習軟靡之態。熟趨利之術而已。間有自謂知務。亦呻其咕畢。騁其浮華。志在利名。心同賈術。身心性情之實學。經綸康濟之實功。莫之或知也。心術大壞于教養之時。志業遂卑于效用之後。學校虛文之弊也。反其弊而救之。畧虛文之術也。令出而人從之速者。莫若督學憲臣。故督學者好諂諛。則一省皆佞舌也。好文藻。則一省皆縉辭也。好實學。則人將反躬也。好實行。則人將易轍也。何也。不如是。不見容重故也。况

夫仕有官守。朝廷懸其的以示人。人心有不歸往乎。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故覺焉則應舉所業。涖官所行。皆天理至中之矩也。故于言心身者。求吾之身心。何如于言齊家者。求吾之處家。何如于言治平者。求吾之致用。何如。不于其跡。于其心。不同其事。同其理。實心實力。優悠積久。大覺生焉。聖賢之徒也。督學之任。求若人之先知先覺者。克焉。明教化之術也。任官者。惡其不才也。而亟去之。繼有不才者焉。不勝其去矣。惡其貪墨也。而亟去之。繼有貪墨者焉。不勝其去矣。故官可日計。則人無遠謀。不才者亟去。其才者卒難自見。才亦化而不才矣。貪者亟去。不貪者卒難自見。不貪亦化而貪矣。是故寧容小疵。勿爲大苛。凡各選授。俱限九年。乃行黜陟。非貪酷彰聞。勿輕廢棄。政績卓異。貢舉超擢。與進士同。則人人俱有遠大之期。自無苟且之念。歷練之久。不才者將

化而才矣。溫飽之久，貪者將化而不貪矣。視諸急選，急去之者何如也。責久任之術也。清仕路以閑其始，責久任以要其終。正士風以定其趨，明教化以立其本。屏虛文以救其弊，然後人修職業，政有綱紀，不勞智力而天下治，而冗員可省也。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肄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孔子告仲弓為政曰：舉賢才，舉爾所知，蓋謂人舉所知，則天下無遺才也。

今之人於所知，不敢舉焉。避嫌也。甚矣其于聖人之

心殊也。天下遺才，臣不盡知，臣所知者，鄉有二人焉。

雄才多能，早知趨向，臣不如廣州府學生員甘學，患

過人遠矣

難正志，窮守益堅，臣不如從化縣學生員林克忠，二

臣者，較之天下之賢才，則固不足。視諸臣之庸碌，猶

見有餘。古之五百金買馬骨，不一年千里馬至者三。

若二臣者，固未敢謂之賢才也。若陛下行有司取

用之，天下真才因以出矣。且著為令，凡巡按御史，年

舉遺才實德兩人，則人之實行敦矣。亦復古餼羊之

一事也。亦振揚士氣之一機也。見任官自立碑。上言大臣德政禁也。所以防獻諂盜名之奸也。邇來有司多結納奸猾耆老虛名腐儒。托之腹心以揚虛譽。其奸猾無耻之徒。爲獻諂苟利之術。爲之鼓煽。哀歛財賂。爲之構豎生祠。逢迎取悅。無耻有司。借是以盜名欺世。竊取美官。奸險小人。借是以籠絡有司。希圖財利。一人作俑。羣奸效尤。故凡守令多爲此舉。聽人愚弄。狡譎之徒。多以此舉。低昂官司。俗士庸官。受其脇劫。奸人詭術。遂爾橫行。賄賂交通。政體大壞。上下互

相誑誘。邪佞成風。士木冒披冠裳。生人變鬼。夫人誠心爲善。自不求知。人或過譽。適增愧赧。况此妄誕者乎。幽明異同。天地之大界也。好名者僭竊鬼神之職。分不亦極乎。耳目口鼻。猶爲世人。意態精神。已入鬼錄。不亦醜乎。饗殮不廢。雞豚晨夕。復兼香火。不亦利乎。真風淪逝。世道日偷。一至此極。伏願行天下撫按。通查所在生祠。不問其人之存沒賢否。通行除毀。夫古之良有司。以毀淫祠爲美事。不知淫祠祀禱。惟以鼓扇愚暗。敗壞風俗而已。生祠則蠱惑高明。陰壞人

心雖豪傑逃焉而不自覺。蓋淫祠之中禍之尤烈者也。若洗而去之。亦正人心之要機也。振士風之一助也。東廠行事。寃陷平民極矣。近日軍校橫預朝儀。不亦甚乎。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近也。錦衣復兼刑獄。不亦甚乎。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崇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敢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衆

也。顧不係所養乎。節義之士。在平世甚無用也。干變故求之不得。國事遂空。故夫保養士氣。敢崇節義。乃治天下者深遠謀也。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汗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昔漢

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戮辱。曾謂陛下聖德。肯讓文帝乎。伏願自今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于世教。甚非小補。蓋救人心之至急者也。振士風之至急者也。雖然。尤有急者。君臣之交是也。我太祖高皇帝諄諄貽謀。惟曰君臣同遊。宣宗皇帝嘗召尚書夏原吉。同遊西苑。泛舟射鳧。飲酒甚歡。英宗皇帝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皇帝日

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謀。蓋皆唐虞三代賡歌告戒。和氣滿堂。在殿陛則爲君臣。處燕閑則爲師友之風也。陛下且不遠法三代。只近法祖宗。首復君臣同遊之盛。六部大臣。講讀學士。許不時進謁。或命坐賜茶。或講論經史。如古之君臣師友。則凡聖德神功。優悠積久。自有不言而化者矣。無爲而成者矣。二帝三王之事也。臣干瀆天嚴。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編輯

楊澄清通侯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 韜

禪治疏

法祖

臣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禪時政宣帝悉
舉行焉漢治中興蓋嗣世賢君恒法式祖宗輔世大

臣恒率由舊典。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

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

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

嚴。故臣下多不便。惟臣下多不便。故雖不敢顯毀舊

典。惟陰壞暗廢。日消月磨。祖宗紀綱。遂蕩焉無存。不

幸奸臣淺智。當權用事。遂敢肆恣無忌。號于人曰。祖

宗之法。草昧之初。權宜之智也。非治平之時。所宜用

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

暗廢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

戎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凡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

可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率莫有過高

帝者。則漢人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

祖皇帝。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御

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

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

邇年。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今不復 太祖

之法。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

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者。即

不忠之首也。陛下欲知羣臣忠邪，默察此足以定

以祖宗事參合時

之矣。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

事此最得起敬要策

者及近年行令有合。太祖者為例以獻，伏望 勅

下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待罪翰林，職司獻納，謹具本開坐齋奏以聞。

洪武二十七年令 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

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
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壟，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

臣謹按此令，今于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廠之缺。臣再按六朝南宋偏安江南，歲用仰給江南，不得已也。今神京北鞏以控輿服，乃六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萬一漕河路梗

南土饑災。則將安仰給乎。是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畝。栽種北方桑棗。固本足用。先防不虞。今日至急務也。

永樂元年令。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戶名下私役軍伴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方農畝。復設法招聚游民游僧。百家爲里。千家爲堡。耕邊境荒地。仍行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憲綱。一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臣謹按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實心舉行者。未見其人也。故今巡按御史。旌舉行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課若干農桑。惟取其捷。給捷步。善奔走阿諛者。卽爲賢能耳。巡按所以失職。民生所以寡遂也。乞勅都察

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河南北直隸尤爲至急。

洪武二十七年令 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

臣謹按 太祖時用人不拘一途。故監生人材卽可舉用。而委以民事。今則守令乃其職也。修治水利宜專責守令。選用守令尤宜專責吏部。近年添設水利勸農等官。則守令遂失職。官愈多。弊愈甚矣。

諸司職掌 凡各處開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

臣謹按此 令宜行于陝西河南山東地方。凡河水經流州邑得賢守令。相其機宜。開鑿溝渠。引爲陂堰。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患。不致橫溢。

洪武二十七年 勅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蓄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培尅吾民。

臣謹按 聖祖勅諭。所以體悉吾民情者至矣。其因地勢勿妄興工。又在守令相時處宜。難以一定拘也。

諸司職掌 凡內外大小軍職衙門官員俱有額數。

都督府

左都督

右都督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留守司

正留守

副留守

指揮同知

都指揮司

都指揮使二員

都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衛

指揮使一員

指揮同知二員

指揮僉事四員

衛鎮撫二員

所

正千戶一員

副千戶二員

所鎮撫二員

百戶十員

儀衛司

儀衛正一員

儀衛副二員

典仗六員

臣謹按此 太祖皇帝安定宇宙建設軍職之額

軍官既多軍額乃

數也。自後軍職陞授漸多。衛所原額不足以容。乃

愈損此衛所之極弊也

有見任帶俸之別。歷年愈久。員數愈多。遂至帶俸

官員不知加幾倍于原額。伏望 勅下兵部先計

在京在外。原額軍職衙門幾何。大小職員幾何。今

日比舊倍增幾何。先具簡要揭帖呈上 御覽。然

後可集廷議為善後之圖也

洪武二十七年令 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

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

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

臣謹按 聖祖此令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寔寓

考試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

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今之襲職者率納賂權

貴。乃行比試。雖乳臭小兒亦無比試不中者矣。此

軍職所以冗濫材力忠勇者無途自進也。故比試之制在今日尤宜舉行。仍嚴納賂之禁。乃弊可革。永樂十八年交趾平。太宗皇帝問曰。陛賞孰便。尚書夏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陛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省軍職之半。

臣謹按克平交趾。闢土服遠大功也。猶止賞賚而已。再按景泰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元年令。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則知祖宗極慎陞級。所以鼓舞忠勇也。邇年奏捷者。與奏帶者。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職。殊去祖宗之制遠矣。此軍職所以益冗。末流益不可掇也。非大聖人在位。孰能振而救之。

洪武二十四年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

臣謹按今生儒俱不讀誥律。以故出仕全無實用。臨民蒞政。以吏爲師。科場五判。以律命題。柰士子

多記誦舊本。以圖僥倖。今若立法。行天下學校。考校生員。俱先默寫大誥律令。或大明集禮等書內一條。或擬作一欸。或擬策題錯爲問目。則人無不讀誥律者矣。

教民榜文。一民間子弟十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爲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訓

敕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真可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此書。雖學校生儒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勅下禮部。將聖制各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布學校里閭社學。實嘉惠臣民至幸。

洪武五年令。給僧道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僞冒。

臣謹按。聖祖此制。雖處僧道。實防姦僞。蓋天下

治平。正人在位。正道大行。卽妖恠不作。妖術不神。惟天下不治。邪人在位。邪道大行。卽妖恠乃作。妖術乃神。漢之衰也。張魯以鬼道惑衆。遂倡大亂。今張真人其裔也。元之衰也。妖僧稱彌勒佛持世。誦白蓮教。亦亂天下。今各省游方僧其裔也。蓋閭里細民。生長良善。無有作姦倡亂者。惟僧道兩教。嘗以扶鸞祝聖。呪水書符作小術以惑愚俗。一旦倡亂。卽稱天兵。或稱神助。愚民乃靡然從之。而天下遂大亂。是故我 聖祖皇帝深鑒其弊。凡僧道俱從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故凡僧道必有籍貫。有父母宗族。有所係戀。而不敢倡亂。又每府州縣只一寺。則作姦倡亂者。自易覺察。此 聖祖遠慮。鑒萬世而立法。不可忽也。此制正統元年一舉行。今宜嚴行以防姦亂。

六年令 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二十八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遵經典者黜還俗。

臣謹按宣德元年令考試僧道禮部會翰林院禮科給事中會考今僧道多貧民兒男難于資給倘申此制清理釋道以防奸宄惟行巡按御史會提督學校官考試實便僧道之貧難者

二十四年令凡各府州縣寺觀俱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罪

臣謹按此制所以防姦亂也南方之僧多與民雜居淫穢之行尤壞風化是故聖祖定制府州縣只存寺觀一所非惟防亂源實嚴風化也永樂時

山東妖尼號聖姑倡言剪紙爲兵愚民從之遂殺數萬人五臺山妖人正德年間倡亂攻破州縣蓋百姓衆聚官司卽覺察惟僧道相聚動稱誦經勸善故官司不察及徒党旣衆動至大亂漢時張角三十六方一時並起每方數萬人漢遂不救其禍可鑒也故州縣不過一寺實防亂源也非直嚴風教而已

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臣謹按奸人避罪多削髮爲僧及懶民不力田畝
亦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
宗皇帝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削髮爲僧者俱發北
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所也
景泰三年令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
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臣謹按此令若行不惟奸人不利田畝而不爲僧
道雖小民亦得出土而不爲僧道兼併也此王政
之要也臣再按僧道事例太祖皇帝防之極深
故處之極善每府州縣只一寺則傳其教者專而
精專故不褻精故不雜而淫僻姦亂之徒自無所
容自法禁廢弛天下姦民爭爲僧道以惑愚俗党
類已衆他年乘釁竊發禍乃不掇今處之大亟亦
防生變若慮他變而隱忍庇護不及早圖他日悔
無及也伏惟聖明特勅所司從長議處務絕亂
源爲久遠計

議處黃河疏

治河

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少殺河勢。庶徐沛不致泛溢。運河不致沙淤也。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曰。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束。捍東北諸山。聯亘環列。如垣如防。水患所及。猶有底極。若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溢決而奔放焉。恐數郡一壑。其患不止。徐沛一州縣而已也。第聞時有定算。臣亦不及竟言。恐浮議壞其成事也。今聞河水愈溢。運道猶阻。則臣前議猶宜及。今言之。備行事者采焉。竊謂今日所急。

宜先䟽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䟽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挑幹未畢。潦水旋至。沙復淤矣。是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也。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鷄鳴臺。至于沙河。所迂之路。不過百里。惟湖面寬濶。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畜洩。水溢可備風濤。水涸易爲䟽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堤可成。

一年卽石堤可成。用少力。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通。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京。守土官也。臣與面議。亦曰此策若行。一時之利也。前議䟽濬蘭陽縣。蓋將少殺河水。上流之勢。以救徐沛壅溺之患也。惟蘭陽潰溢。遂貽鳳陽歸德千里爲壑之憂。不若䟽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生。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宋熙寧十年。北流斷絕。黃河南流。宇內全氣。遂隨遷轉。六朝南宋。偏安江左。亦天地大氣機也。元朝建都于北。夷狄不足當中原全氣。我太宗皇帝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年而獨盛。元末河決曹州。弘治年間河決張秋。皆東北方也。宇內全氣。自南而北。拱衛皇極之兆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

一。半。京。師。形。勝。亦。壯。一。倍。也。此。其。爲。便。利。者。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門。達。于。京。師。御。河。卽。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處。可。策。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者。倘。曰。人。情。不。便。地。形。不。利。功。費。不。多。時。宜。不。合。則。未。能。懸。斷。須。府。縣。具。所。以。不。便。狀。然。後。爲。之。詳。曲。酌。議。求。善。其。後。庶。兇。南。北。兼。濟。此。其。爲。利。者。二。也。按。黃。河。南。流。徐。沛。受。患。若。分。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不。可。知。也。皆。人。謀。之。失。非。地。道。之。尤。也。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或。調。理。乖。方。血。注。于。下。積。爲。痔。瘡。血。焦。于。上。髮。膚。燥。稿。一。人。之。身。厲。爲。尪。弱。亦。勢。所。必。至。也。今。黃。河。之。水。自。西。域。注。于。徐。沛。溢。潰。橫。決。猶。

血○注○于○下○積○而○爲○痔○也○自○孟○津○懷○慶○疏○一○支○于○海○猶○
血○運○于○肘○股○也○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旱○以○
灌○亢○潦○以○洩○淫○水○有○所○歸○不○爲○大○害○猶○血○運○于○肌○膚○
全○體○愈○光○澤○也○又○自○陝○西○沿○邊○築○爲○邊○牆○窪○爲○溝○渠○
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牆○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
外○禦○夷○虜○徐○沛○上○流○又○殺○一○半○河○水○之○利○濟○及○全○陝○
猶○血○運○於○頭○顱○毛○髮○亦○潤○也○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
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饋○
運○自○然○饒○裕○又○聞○臨○清○兵○備○副○使○周○用○云○臨○清○地○方○

若○修○溝○洫○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禦○戎○馬○臣○問○曰○恐○
功○役○勞○敝○民○未○見○利○先○怨○其○害○胥○讒○並○興○也○周○用○云○
欲○開○溝○洫○須○良○有○司○先○開○數○里○爲○民○倡○率○一○年○之○後○
民○得○實○利○自○然○爭○先○爲○之○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臣○復○
問○曰○誠○如○是○也○幾○年○可○成○周○用○云○一○年○可○創○其○始○三○
年○畧○見○其○效○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
治○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且○轉○瘦○敝○爲○富○饒○矣○
聖○賢○範○圍○天○地○參○贊○化○育○之○實○功○也○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非○虛○談○也○期○十○年○之○力○聖○德○神○功○配○天○無○極○

矣。此其為利者三也。萬世無窮之策也。區畫纖悉，未能遽盡，謹述其槩以獻。萬惟聖明少垂省覽，如可施行，勅下該部詳議，臣且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論，果可舉行，亦地方之幸也。

為新建伯訟兩廣功實疏

兩廣平賊

竊見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以安南之吉平屬之而思田既平文成即欲拂衣文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為患寔跡，嘗竊切齒感額而歎，衰恨其負托故崎斲其兩廣事而文敏為白之蓋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

註霍此亦有異同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

各安其心，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

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

岩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寔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

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沒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

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入寨賊者也。賊亦恃險。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入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入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入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入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入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

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

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

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効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入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政。使去賊從良。得

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穴。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

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入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

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茶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

目之力。而無益于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于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善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

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兵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

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謫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

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謫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勲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

哈密疏

興哈密復塩法

竊見近日兵部覆題西番通貢事宜。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畧。請自 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羌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良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

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虫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只卽許通貢。將

因通貢之機。廣戎夷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虞者二

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于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也。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

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于外。牙木蘭爲變于內。卽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飢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義。不可不慎也。矧 聖

明在上。將涖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

宗。乃勸 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

南北事。自是

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

不同。不得相比。

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

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

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靈夏。北失

幽燕。國遂不振。然宋 系珠厓藉口。是其學

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為

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

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

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

宜。宗。時。物。力。猶。足。守。

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太宗皇

帝。南。舉。而。棄。之。三。楊。不。得。辭。其。責。

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

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

失之。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

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

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

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

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

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

遂立之。借之虛名。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

矣。天之所廢。人誰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

此論更達事机

亦見其固也。苟于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

我金印。和戢諸戎。修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

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

要我封爵矣。求我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

之。乃必求胡元遺孽。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

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

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

制之。亦其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

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

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

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

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

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

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于哈

密乎。卽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卽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固邊將之任也。閩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于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

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輟業

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秦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方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鹽價亦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于○此○戶○部○之○所○以○爭○不○肯○輸○粟○而○欲○輸○銀○也○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為不行乎。臣曰輸粟于邊。利歸邊民。輸銀于戶部。利歸戶部。今戶部

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蚕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令。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不肯復。太宗令典也。皆臣愚博采衆謀。復相辨詰。過不自揣。其為狂瞽者如此。伏惟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為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聖斷。臣愚

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定矣不煩聖明轉側之勤也

天戒䟽

弭災

臣伏見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臣俛而思之謂陛下望治如此敬畏如此宜皇天格而和氣至矣乃災變猶沓臻焉何也古昔雖大無道之世災變亦不如是其多也陛下試自省察自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宮闈殿廷有一事不如祖訓者乎乃災變甚多且甚異何也是可

以深長思矣臣試陳災之由及弭災之畧惟聖明

察焉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

欲世世共享太平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郡王以上受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奏告不得祿糧者屢至矣有晨朝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爲祖父者若有神靈未有不顧念子孫者况我太祖皇帝開太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念子孫乎恐

見其失所乎。此民不遂其生。怨恨之氣。猶能感召災變。况親藩骨肉。不得其所。怨恨之氣。有不感動。太祖在天之靈。而召致災變乎。藩郡有司。見有抗宗室。得剛直之譽者矣。未見有以宗室失所之狀。聞之。陞下者也。內外大臣。誰不慮此。惟積弊已甚。區處爲難。非仰賴。聖明獨斷于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共億日難。事勢愈不可爲矣。臣試歷陳其弊。惟聖明斷焉。洪武二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矣。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

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嘗考大明會典一欵。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仕後俱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爲踈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

糧所繇不給也。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踈忌之嫌也。自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爲踈忌宗室之說。凡連姻王府。不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冊封不時請。資奩不時給。年已垂暮。人不肯娶。衆口嗷嗷。仰食有司。府縣稅入有限。藩府所需無涯。祿糧所繇不給也。伏惟陛下特用御札。令大臣熟議復用。御札行天下。宗藩俾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

善圖其後。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法。一一計議圖惟盡善。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怨氣可息。災變可弭也。遼東屢訴積欠官軍俸糧賞賜共銀八十餘萬。舉遼東則天下可知也。文官未聞缺俸。軍職屢訴缺糧。所以致此何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視一千七百。踰八倍矣。

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極嚴。故

材勇者得超擢。庸劣者黜從戎。軍職不冗雜。俸糧易

給足。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遂致賢愚混淆。舊官

功臣也。

雖比試亦徒備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俸糧烏得

而足也。俸糧不足則食不給。歎憤鬱之氣。足以上

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

折銀三錢。或四錢。成化以前。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

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

買粟二升。銀四錢。買粟僅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

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所

以致此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列。戎狄遠

遁。故邊地得盡耕。邊粟自多。邊軍自裕。而食自足。今

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戎狄搶虜。乘虛而入。滿載而

出。如蹈無人之境。俺不刺達子始以數千。據我內地。

今積至數萬。掠我邊境。故邊地愈荒。邊粟

愈少。眙目張口。仰食內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

者。衆食烏得而足也。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

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粟米自多。其價自

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不復肯墾邊地。三邊開中鹽引。偶欲輸粟卒無售者。邊地愈荒。邊軍愈困。食烏得而足也。士卒以食為命。食不足則怨嘆愁苦之氣。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有公然役占軍士于私家者矣。有役之日辦柴草供私家者矣。有折納柴草逼出銀錢因致之死者矣。有軍初補伍不多得銀錢。不與收糧者矣。窮苦萬狀。惟軍士為甚。所以致此何也。舊制內則公侯列文

臣之上外則都司列布按兩司之上待之。隆者責之。備也。不惟兵部慎選其人。雖其人亦思自慎。必清忠材勇者。乃敢居其職。不然敢偃然居兩司之上乎。惟十三省都司皆得真材。自然表厲僚屬。振作綱紀。以恤軍士。今之都司。自壞舊制。安處布按兩司之下。不惟人以不肖目之。彼亦甘心以不肖自待矣。故在內則納賄權貴以圖管事。在外則刻剝官僚刻剝軍士以克私橐。紀綱日壞。武備日弛。士卒日困。怨恨之氣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永樂年間。選南直

此軍衛失職根○本○

隸山東河南陝西各衛官軍備京邊操練。乃古者遣戍防秋之義。亦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之深慮也。蓋兵猶水也。水在地中。流行則利物。停畜則溷塵。汜濫則爲害。自然之勢也。兵在太平之時。各衛操練之法。僅同兒戲。甚則名在戎伍。身在市井。家食軍糧。目不識軍械者有矣。故我太宗皇帝。準古立法。京邊操演。春秋兩番。迭爲休息。所以使之勿忘有事也。練在太平。防在不測也。近有獻議。謀罷京邊遠操。變爲召募。人情懷土。憚于遠行。傳聞此議。紛然奏訴。雖託災傷。

實則陰壞成憲。遂其苟安之私也。况棄家千里。苦寒交迫。領兵官或復尅其行糧。歛其財物。以遺權要。則其怨恨。抑又不堪矣。以千萬同聲共怨憤鬱之氣。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伏惟陛下特勅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

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怨漸息。和氣漸至。災變可弭也。邇年小官愈多。害民愈甚。雜職冗員。如府通判舊止一員。今有一府增至三員者矣。縣丞典史舊止一員。今有增至二員三員者矣。縣制舊有定制。今無故增置。如近日廣州府添設三水縣。直取迎送撫按之便路者矣。不知官愈多則民愈擾。故往年民間差徭費僅千錢。今增至十千猶不足矣。往年民惟給糧輸役二者而已。今則增民壯一役矣。復有保伍夫甲矣。有沿河拽船夫役以及無

名科差。民不勝擾矣。夫土之出粟不能加多。官之冗員與日滋甚。民所益困也。官愈小則心愈貪。撫按兩司遇郡邑小官。惟較禮敬踈密。不問操守廉污。奸人巧于事上。刻于剝下。事上愈巧。虛譽愈隆。雖奸賊滔天。且得旌舉。惟田野細民。黷啞茹苦而已。愁嘆之聲下徹泉壤。災變所召。亦其一也。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官以其屬已。遂托欵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非太

深言及此能不使縉紳反目乎

祖聖制也。今之撫按。有以正法治賊吏。人悉詆之曰苛刻。有棄正法容賊吏。人悉目之曰忠厚。人情誰不樂忠厚之譽。畏苛刻之誚也。賊官以法輕易犯。清議不公也。遂肆無忌憚。職催科則借法肆貪。賦入朝廷不一二。利歸私家常八九矣。職巡捕則指良爲賊。逼取賊利矣。有因賊而酷。非法用刑。剝民肌骨。致之死者矣。有良民畏法。鬻兒女扼喉咽入賊救命者矣。賊官罪狀。難盡名言。田野細民。怨痛之氣。下徹泉壤矣。災變所召。又其一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謂

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故禁之致死也。又曰。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故勘之致死也。皆酷吏之弊也。我太祖皇帝以死刑懲之。所以保萬民之命也。俾酷吏不敢肆也。今則廢棄正律。故酷吏無忌。臣見有官爲知府。因一醉筮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爲僉事。因一怒。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人致死百數命者矣。餘則或因催科。或因獄訟。鞭朴之下。民命如蟻。非命而死者。豈可計也。古有一婦冤死。三年大旱者矣。况今酷

吏填滿天下民以非命死者特一婦人乎。陛下御極未嘗輕戮一人決囚之日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乃敢虐殺良民下情積鬱不能上達寃結之魂豈不上感。皇蒼下徹厚地災變所召又其一

也。臣聞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

如北○法○足○以○大○省○

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科○未○索○與內臣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復責小民運送內府是致內臣軍校轄害小民有白

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廻者矣。蘇松糧戶有一年傾覆數家者矣。各省解戶有父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有爲之上聞乎。痛怨之聲亦徹泉壤災變所召又其一也。伏惟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贓正律俾文官勿相阿党。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

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災變可弭也。雖

然。今日之害。全在臣等文官不職。故敝政難除。若文

官人人以○安○危○所○由○全○在○此○一○語○耳○陛下之心為心。天下太平易易也。久矣。

臣嘗謂欲革武臣奸賊。則易欲革文臣奸賊。則難。臣

舊年四月。錄進疏稿二帙。專論文官積弊。竊取先自

治之義也。伏惟陛下再垂聖覽。先將文官積弊。

漸次洗除。次及武職。次及內臣。次及宗室。更革有漸。

裁酌有權。遲不三年。祖宗制治紀綱。振勅而光復。

也。合宇宙而囿太和也。運諸掌也。災變何慮焉。惟

聖志先定。斷自乾剛。事乃有濟。不然。至重至大之任。

非臣下所敢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

一

